

蒙兀兒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卷之九

不忽木列傳第九十六

蒙兀兒史記卷第一百十四

武進屠 寄簪

不忽木其先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卽漢康居遺種也

康居舊傳作高車按漢書無高

車而有康居魏書無康居而有高車其種一也但言漢高車則不詞康里西音如康喀里

祖海藍伯

命名之義爲野鴨

事客列亦部長

土罕王罕亡帥所部西走

走入裏海東北本部族也

成吉思使人招之荅曰昔與君

比肩而事王罕今王罕旣亡欲爲復讎則君乃天命欲改事君則

不忍背故主遂去莫知所終父燕真其第十子也

姚枝庵所撰康里魯國交貞公神道碑以爲元子

方六歲爲成吉思所獲賜拖雷妃莎兒合

黑

塔泥撫養之稍長善

爲弓衣性恭謹侍忽必烈汗潛邸配以高麗女金氏名長姬蒙格

汗將伐宋命忽必烈汗居守燕真曰大王威名日盛主上所忌今

乘輿遠駕王獨安居可乎忽必烈汗悟請從征蒙格汗說命帥所

部趨鄂而自將入蜀改命阿里不哥畱守和林蒙格汗晏駕合州

阿里不哥謀自立燕真時以藩邸怯辭長

所謂衛率也

統畱部微覺之乃

奉察必可敦及眞金太子徙帳南牧灤水之陽龍岡之地

其時未建上都

忽

必烈汗卽位。未及大用而卒。及不忽木貴。推恩贈太傅。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晉國公。諡忠獻。不忽木幼穎異。眉目如畫。給事東宮。年十二。進止詳雅。已如成人。師事贊善王恂。恂從皇太子撫軍。稱海詔。不忽木入國學。受業於祭酒許衡。日誦千餘言。衡授徒勤。非旬休不至家。以弟子職教諸生。令直日應門謝客。至不忽木。則持書終日坐門不移。否則擁篲灑埽。褰簾操杖。出必乘馬前導。無馬徒從。循循安之。其敬愛衡猶孝子之事親也。衡深器之。謂其必大用於世。名之曰時用。字之曰用臣。忽必烈汗嘗命國學諸生獻所習字。不忽木時年十六。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汗知其意寓規諷。嘉歎久之。至元十三年。宋平。時大都雖有國學之名。而學宮未建。生徒未廣。不忽木與同舍生堅童句禿忽魯等疏陳前代學制。其詞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唐虞三代。兩漢尙矣。魏道武起。自朔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誠知所急務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晉武平吳。始建國子學。隋文滅陳。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梁詔。諸郡縣及鄉並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于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員生。其書算別置博士。乃至高句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皆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

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朝。奄有江嶺之地。許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前古未有。非晉隋唐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冗人。常少。而欲臣等曉識國情。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同駟。恐不易得也。爲今之計。欲人才眾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偏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開國學。擇蒙冗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及凡民子弟俊秀者百人。俾廩給有定制。選德業醇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爲之講解。經傳授以脩齊治平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教授各以本業訓導。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閒。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餘力聽學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程其勤惰。分上下舍。而升降賞罰之。假日則聽習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之後。上舍生學成。由學官保舉。蒙冗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者。且令補習。俟可以從政。然後保舉。使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不時聞奏。則學無敝政。而天下之材皆觀感興起。乃偏立郡縣學。求所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云云。

汗覽而善之。其後創

立國子學。頗采其說。十四年。除利用少監。明年。出爲燕南河北道

提刑按察副使。時脫虎脫爲怯里馬赤。

卽至大間尙書右丞相爲八達汗所誅者

奉旨送西

僧如真。定作佛事。箠所過驛吏幾死。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驛吏狀。下僧獄。脫虎脫欲出之。辭氣悍甚。不忽木怒去其帽。庭詰之。脫虎脫逃歸以聞。汗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已而燕南憲司奏至。汗曰。吾固知之。十九年。陞按察使。崢州守吏盜官錢。特命不忽木越境按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二十一

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貢緣桑哥干進。揚言若能用已。可使國賦十倍於舊。汗以問不忽木。對曰。自來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術以蠱時君。當時莫不謂之忠。及其辜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無及。願毋納其說。汗弗聽。竟拜世榮中書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就。不半載。世榮果以辜誅。汗謂不忽木曰。我殊媿卿。除吏部尙書。時方籍阿合馬產。其奴張散札兒等當死。謬言阿合馬家貲隱寄者多。若盡得之。大濟國用。於是鉤考逮繫。延及無辜。京師騷動。汗頗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議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爪牙。死有餘辜。彼爲此言。冀苟延歲月。微幸不死耳。可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誅之。則怨謗自息。安童以其言入奏。汗悟。命不忽木鞠之。具得情實。散札兒伏誅。盡釋連逮者。二十三年。改工部尙書。尋調刑部。河東按察使阿哈馬賄權貴。貸官錢。私放羊羔息。至期。抑部民破產償之。事覺。累遣使往按。皆不伏。不忽木往。得其奸贓百餘事。會大同饑。不忽木便宜發倉粟振

之阿哈馬所善幸臣劾不忽木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哈馬獄。使之誣服。汗曰。使行發粟振飢。一時權宜。奚辜。命逮阿哈馬至京覆讞之。竟伏誅。土土哈求以欽察人被俘爲奴者入軍籍。隸其本衛。而多取編民。中書遣僉省王遇覲之。釐正什六七。土土哈奏遇抗詔專擅。汗怒欲斬遇。不忽木諫曰。遇以詔放欽察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它衛皆倣此例。戶口耗矣。遇忠可旌。而反獲辜。它日誰爲陛下盡職乎。汗意解。遇乃免。二十四年。桑哥憤中書誅盧世榮。乃奏復立尙書省。盡統六曹事。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不忽木力爭。雖不能得。然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它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使西域賈胡僞爲訟冤者。賂不忽木珠一篋。弗受。桑哥計不行。乃以退食不坐曹理事。欲加之。臯不忽木知之。遂乞病假。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審班侍輦。汗曰。汝兄某日假滿。度當來迎。已而果至。汗見其臞甚。問祿幾何。左右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對。汗念其貧。命仍給之。二十七年。起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

時桑哥蠹國日甚。二十八年春。汗畋於柳林。速古兒赤徹里及野禮審班乘閒發其梟狀。不忽木方奉使燕南。汗亟召詢之。具以實對。汗始洩意誅桑哥。罷尙書省。復以六部隸中書。欲相不忽木。固辭。汗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悔之無及。朕識卿童幼。使卿就學。正備今日之用。何讓爲。對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正多。今不次用臣。慮無以服眾。汗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時汗春秋高。皇孫鐵穆耳將兵北方。位號未定。不忽木謂相東宮舊臣。可以杜姦人覬覦。汗默然良久。歎息言曰。卿慮及此。社稷之福也。據趙孟頫康里公神道碑按位號未定一語足證王昔帖木兒傳儲闕符璽有歸爲藉端增會掩飾攘奪適長晉王大統之詞乃拜完澤尙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尙書省罷。改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議革桑哥秕政。召用舊臣爲桑哥所貶斥者。尤重文學知名之士。使更相汲引。布列臺省。桑哥之黨納速刺丁。滅里。王巨濟等旣伏誅。汗以忻都善理財。欲貸其死。不忽木爭之。一日中凡七奏。卒正其辜。自餘隨材擢用。無間入情翕服。上都畱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置廉

訪司不便請罷之并摭河東憲副臧臯以動上聽汗責中丞崔彥或謝病不知不忽木斥彥面欺因極論改置廉訪司之故且云縱使河東憲副受賕臯止其身與天下憲司何與而欲盡罷之汗意乃釋王師前征交趾一再失利至是復謀大舉不忽木諫曰島夷孤遠臨以天威寧不震懼獸窮則鬪勢使之然今日燂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必聽命如或不悛加兵未晚汗從之已而日燂果遣使詣闕謝臯補貢前六載方物汗曰卿一言之効也以其半賜之不忽木固辭唯受沈香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數事而已或勸征流求亦諫止之平章麥朮督丁請復立尙書省專領戶工刑三部不忽木廷詰之曰阿合馬桑哥身戮家敗前鑒不遠汝奈何又欲效之麥朮督丁慚沮或又言京師蒙兀人宜與漢人閒處以示制防者不忽木曰此姦人欲罔市利借忠言以熒上聽耳乃圖城坊蒙兀貴人第宅與民居犬牙相錯之狀以進又有請加江南包銀者不忽木曰江南履畝而稅又輸酒醋課及它鄉里

門徭即所謂門攤水馬驛遞民間負擔已重若復增包銀其何以堪事皆

寢塔刺海求徵理錢穀逋縣省臣請入止之不忽朮曰無庸急之

則上必疑有所回護不如聽其所為彼將自敗未旬月塔刺海果

以賄誅或譖完澤徇私汗以詢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等同待臯

中書設有私曲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相人有短之上

前者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畜疑猜非馭下之正軌也言者果

屈汗使人批其頰而斥出之是日嚴寒解所御貂裘賜不忽木汗

每稱平章寶典赤伯顏之能不忽木問故曰彼於蒙格汗時常陰

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誠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為人

臣懷二心者今有人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為何如汗急

揮手曰止朕失言三十年十月有星孛於帝坐本紀是月庚寅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長尺許

凡一月有餘乃滅即此汗憂之夜坐齋宮召勳貴大臣問以塞天變之道眾退不

忽木獨畱奏言陛下天子之子也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唯起敬起

孝而已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傳曰遇

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文帝能戒愼。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二年日食求言詔。汗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赦款。至四鼓乃罷。明日。徹御膳賜之。是冬。汗有疾。不豫。本紀三十一年春正月王子朔始書帝不豫者為免朝賀書也。實則是冬已有疾。故事。非

蒙兀勳舊不得入卧內。特敕不忽木侍醫藥。明年正月。汗疾大漸。

與太傅伯顏同受遺詔。畱禁中。

舊傳太傅伯顏上誤衍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八字。按玉昔帖木兒本傳云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

玉帖木兒輔行閣復撰廣平貞憲王勳德碑同碑又云鼎湖上仙公奉鸞馭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據此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未受忽必烈汗顧命可知。

丞相完澤至

不得入。伺伯顏出。問之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事而不

預何也。伯顏歎息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吾輩何至勞苦如是。

完澤不懌。入東宮。言於故皇太子妃闊闊真。可敦。召二人問

之。

二人舊傳誤作三人今改正

伯顏曰。

伯顏舊傳誤作月魯那顏

臣等受顧命。若有誤國。甘伏明誅。宗

社事大。非宮中所當預也。可敦韙之。遂定大策。其後發引。升祔請

諡。南郊諸典禮。皆不忽木領之。鐵穆耳汗還自金山。執政皆迎於

上都之北。既卽位。完澤常獨對。不忽木至數日。乃得見。汗詢知之。慰勞良久。每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路獻嘉禾。完澤欲奏以爲瑞。不忽木故詰獻禾者曰。汝部所產盡然耶。對曰。否。祇此數莖耳。曰。若然。則旣無益於民。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釋臯囚以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爭賂之以求免。有奴殺主。妻殺夫。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車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奏言。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汗責完澤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觀其所奏。朕甚媿之。使謂不忽木曰。卿且休矣。朕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事。不忽木在中書。遇事持正。人莫能干以私。同僚忌嫉日深。搆於完澤。奏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闊闊真可敦時已尊爲皇太后。居隆福宮。間之。謂鐵穆耳汗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汗責完澤面欺。命不忽木復入中書議事。不忽木稱疾不出。元貞二年。召對便殿。鐵穆耳汗曰。朕知卿疾之故。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欲以段

貞代卿何如。對曰。貞實勝臣。乃改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  
事。辭曰。是職也。本朝唯史天澤嘗居之。臣何敢當。制去重字。大德  
二年。崔彧卒。特命不忽木行御史中丞事。三年。兼領侍儀司事。久  
之。完澤知爲同寮所誤。對不忽木引咎自責。至於流涕。然其後完  
澤卒。以負累間。不忽木在御史臺。以整飭風紀自任。推擇士人有  
令望者。置之監察御史。及各道廉訪司。患吏不讀書。令通一經。一  
史者。試補爲政務。存大體。按職官犯贓。不施笞責。子不得證父。妻  
不得證夫。奴不得証主。皆比附經義。改正當時涼法。人稱其平恕  
焉。海山汗以皇姪出鎮北邊。百官郊餞。皇姪欲與不忽木易騎。示欲結爲  
安辭不敢第。獻所乘馬。事在三年秋冬間皇姪至軍後。遣使還賜以名鷹。不  
忽木體羸多病。四年。遭隆福太后之喪。感平日知遇。哭臨過哀。病  
遂劇。鐵穆耳汗使其弟薩里都偕尙醫視之。不效。遂卒。年四十有  
六。不忽木少孤貧。性至孝。躬自爨汲。妻織紵。以養母。奉使還。則母  
已卒。一慟幾絕。生平被服儒素。不尙華飾。祿賜有餘。散之親舊。明

於知人。哈刺哈孫荅刺罕卽其所薦也。終身服膺許衡之學。先務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至大廷論事。陳義忼慨。知無不言。每侍忽必烈。汗燕閒。陳說古今治要。汗危坐聽之。忘倦。曰。曩與許仲平論治道。仲平不及卿遠甚。豈仲平有隱於朕耶。抑汝智過於師耶。不忽木皇恐謝曰。先師見理甚明。臣所聞知。何足跂其萬一。第先師起布衣。君臣分嚴。進對有時。言不克究。臣賴先臣餘寵。陛下撫臣兄弟。如家人兒子。朝夕左右。陛下又幸聽芻蕘之言。故所懷得盡耳。忽必烈汗又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左手承之。乃固。卿實朕之左手也。一日拊髀歎曰。恨天生卿太晚。何不前三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已而謂侍臣曰。吾子孫之福也。臨殂。以白璧遺之。曰。它日持此見朕。及不忽木卒。其家以璧殉葬云。至大中。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受懽帖睦爾汗時。加贈太師。進封東平王。子二。曰同回。曰巉巉。同回字子淵。以大臣子直宿衛。除集賢學士。以

年幼辭。大德初。用薦者言。授朝列大夫。太常少卿。轉太卿。進階嘉議寺改院。爲太常院使。海山汗卽位。以潛邸舊臣。奉使稱旨。時海盜梗漕運。廷議設康里衛鎮海口。擬以回回爲萬戶。回回曰。弭盜在用人。不必設衛分屯。虛糜奉餉。議遂寢。至大初。調大司農卿。會御史臺議。選廷臣出使諸道。回回入侍。汗問之。對曰。中臺表也。諸道景也。表正則景正。陛下宜慎選正人。以長中臺。次用剛毅有爲者。以使諸道。則有司知畏法矣。汗曰。卿言得之。卽日除回回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有婦人以殺夫繫獄。回回疑其枉。復讞之。乃仇家所殺。婦冤立雪。已而爲同列貪墨者所忌。乞病歸。未幾同列以贓敗。皇慶初。起拜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御史大夫鐵古迭兒怙權自尊。鐵古迭兒大德末中臺御史大夫封鄆國公至大三年出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見武宗紀其調南臺應在皇慶延祐間本紀生載此處或作鐵木迭兒按鐵木迭兒從未歷中外臺御史大夫職定誤凡議事中丞以下皆侍立。莫敢相可否。回回獨坐與之言。事有不直。必據法折之。鐵古迭兒銜之。比其還朝。八達汗問以行臺臣賢否。遂乘機以不法事誣回回。汗怒。唾其面出之。遣中使

賜回回上尊改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有從事以受賕被逮累  
鞠不服回回一訊吐實曰吾向者不卽服以諸使與我無大相遠  
冀遷延幸免耳公至尙何言遂伏其辜再改河北河南道廉訪使  
行省丞相也先鐵木兒所爲多不法太尉納麟時爲郎中每格不  
下丞相怒欲去之回回察其賢抗疏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爲名臣  
駙馬平章家奴強市人物此駙馬平章舊傳諱其名似囊加互尙宗室女回回按之無稍貸碩德  
八刺汗嗣位丞相拜住首薦爲戶部尙書尋拜南臺侍御史召入  
參議中書省事汗憤前相鐵木迭兒舞法未及加誅而死詔法司  
追戮其尸回回奏曰斯人元惡寸磔莫贖但春初發育之時不宜  
戮一遺骸干天地之和氣汗稱善乃止司徒劉夔以妄獻田地冒  
支官錢事見英宗舊紀汗怒欲賜之死回回議準枉法論不至死拜住以  
其議入奏汗弗聽竟賜夔死而怒猶未已欲究建議者旣而知出  
自回回乃釋不問回回入謝汗曰朕雖不用卿言知卿無私也汗  
命中書選拔人才拜住使百寮各舉所知有以中使子爲言者回

回曰。君不見左愴楊復光事乎。上重惜名器。君乃進此輩。何也。拜住叱其人出之。高麗王燾與其從弟瀋王暲不睦。互相讒慝。汗欲廢其國爲郡縣。回回謂拜住曰。高麗自世祖以來。世爲舅甥之國。宜使二王改過自新。不從。然後擇其宗室之賢者立之。拜住偕以入奏。弗聽。叩頭力爭。始寢其事。會日食。汗問故。對曰。今徵賦苛急。勞師邊塞。時用兵西番參卜郎無辜殺楊朵兒只。蕭拜住皆足以致天變。唯陛下察之。回回性峭直。遇事持正敢言。無所顧忌。拜住深敬之。謂人曰。吾以非才。致位宰相。每慚見子淵。拜住退朝。執政皆送至私第。

回回曰。是詔也。獨不往。拜住益賢之。碩德八剌汗遇弒也。孫鐵木兒汗卽位。客魯漣河。密詔討捕南陂逆賊鐵失等。回回夜至中書。與大臣定計。昧爽各就其家執之。無脫者。泰定初。贊廷議奏減海運糧。以紓東南民力。拜太子詹事丞。進階中奉大夫。疏言。太子國家之本。宜擇正人如贊善王恂。諭德劉因者爲輔導。從之。後以病免。起爲山東東西道廉訪使。未上。改拜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